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蘭閨恨 第十回 泣別

假母有養子曰武貴，夙營趕車業，彼中所謂管班也。其夥曰黃太，曰老麻，調鷹最善。喝雉稱豪，而以老麻為最狡。即仲堪初次所見之頑黑者，有宋郎之膂力，尚讓張三。雖施公之神明，未擒康八。假母恒倚之為謀主，珍娘之種種苦惱，老麻亦為假母授計。蓋欲假母置之瀕死，而自占耳。仲堪之來，突出不意。春陰乞得，願護海棠，小字呼來，已開木筆，莫止望梅之渴，欲圖變枳之遷。適仲堪議聘珍娘，假母復就商於老麻，雖合仍離，欲取姑與，乃允以珍娘歸仲堪。燈圓結穗，預題歡喜之緣，筆燦生花，端寫年庚之字，珍娘一為得所矣。假母從老麻言，僅以千金署約，而要朱提二百為之贖。江妃解佩，送到漢臯，陶朱泛舟，載從湖上。彼來此往，不還蟾圓一度耳。仲堪銜感假母，且肯親勞跋涉，即珍娘亦謂天作之合，不假人焉。自起開籠，相將出谷。此因緣何等美滿，惟恨為茲阿堵物，至檀郎輕別，徒喚奈何。回思被角障風，衾窩團雪，郎潤雞頭之穎，儂鬆螺黛之痕，褪將羅襪一鉤，輕隨肩並，貼到葦紋雙印，溫與胸俱，此樂未終，而又使儂夕聽鄰雞，晨占鶯鵲耶。珍娘注意在是，故假母與老麻所策劃者，亦未嘗偵知其萬一。

假母於此，不過戀戀珍娘而已。彼美一人，於勾蘭中頗難其選，始則衿言貞操，鬆心竹節，之死靡他，不意芳懷才通，情肩頓解，幽歡宵半，大體人雙，諒已咀嚼此中滋味矣。雖勞燕遽分，易呼負負，而蚌鵲既易，相顧茫茫。況近者燕燧全銷，鑾輿俱返。賽金花、謝珊珊輩歷餘劫劫，飛遍紅箋，似此錢樹子，有不於歌衫舞扇中，奪一重席耶。將來就國承恩，陳圓侍寵，當不在楊翠花紅下，較之蘭閨廝守，婢學夫人，其苦樂奚翅霄壤。故於仲堪之去，縱有成約，均是衛言。而老麻尚期期以為不可。

老麻知仲堪易與耳，其所患者在奚僮。旁觀者清，人言可畏。仲堪即傾筐倒篋，於珍娘亦所不惜，珍娘溫存心坎，蘊藉眉梢，但博長留，遑知後顧。奚僮則晨鐘一杵，早喚醒蕩蕩春夢矣！仲堪歸計，借箸奚僮。餌既鉤魚，媒防引雉，問道秦庭之璧，深淵合浦之珠。其所挾以自信者，珍娘干支而已。稍不自慎，官符飛下矣。老麻急欲去奚僮，而使仲堪自悔珍娘議，則珍娘金隨眾鑠，瓦不再全，尚能於蓮花落一曲中，訪鄭元和哉？此幕亦不遽揭，恐奚僮必挾主人往。

排六亦與假母謀，而其所對者在珍娘，果陷阱珍娘，可復引仲堪以為偶也。日晷假母側，欲設策以蠱仲堪。打鴨驚鴛，易醒好夢，刻鵠聯鷺，亦具雛形，藕絲本屬相聯，瓜蔓何妨再抱，排六之願，亦難顯白。惟冀仲堪小住，則芙蓉之愛，縱不狎觀，而桑榆之收，詎嫌晚歲，釜魚沾內，盡以加諸珍娘耳。一國三公，各人心事。仲堪但囑奚僮妥為料量，以便成行。至珍娘脂粉之需，尤為不惜豐腆，有情難得，甘依蒲柳之姿。此去吉歸，且記薔薇之架，珍娘知仲堪之別，只此一宵矣。忍淚進言，含愁勸酒。此亦在人意料中者。

銀蒜搖光，銅荷掩影，風欹前幕，月界下弦。仲堪尚呼茶解渴，珍娘已經妝就枕矣。繡襦錦檔，濃淡相間，回眸一笑，四溢麝蘭，此種歡娛，殆如劉辰阮肇，再到天台，瞰胡麻飯也。珊瑚玉樹，本許交柯，翡翠蘭苕，何嫌對映，水到渠成之趣，鳥啼花放之時。仲堪固不肯生啖江瑤，使珍娘嚶嚶啜泣也。融融泄泄，樂且未央，仲堪又密詰珍娘姓氏，珍娘仍囁嚅不吐。仲堪曰：「大誠非偶，生有自來，業既同衾，奚須曲諱。」珍娘逡巡再曰：「儂但記楊姓耳，十歲時老父課讀曝書亭時，曾瑯瑯上口，彩菱船上，一棹啣啞，彷彿如在目前，父樂宦游，儂為寇虜，踉蹌走山西去，萍飄梗斷，葉暗花稀，不識此生猶能相見否也。身已屬君，敢吐實況，公子當為儂終秘。」

仲堪聞此，不禁作色曰：「卿真不解事，獨不知有法律耶？」珍娘微笑曰：「巢破能完，已稱難得，棲幕未久，何苦自危，儂之隱忍不死者，滿望撥雲見日，拜倒嚴親膝下也。往者遇人不淑，虛與委蛇，如醉如癡，以待君子。幸得躬執箕帚，完我清名，老父喪失掌珠，其淒惋當可預料。在南在北，雁杳魚沈，言至於斯，益覺涕不可仰矣。」仲堪憫其遭際，深加敬禮，終宵密語。一隙曙光，珍娘早起凝妝，促仲堪速施密櫛。重衾雖戀，夢已無多。古鏡有知，心原不竟，恨成就得遲，怨分去得疾。柳絲長玉驄難係，雙文此曲，不啻為珍娘寫照也。假母受老麻策，姑偕奚僮入珍娘室。

奚僮侍仲堪左，車票、行李票、購物單、棧房帳單，一一羅列案上。且云午後一時出郭，暮宿青雲棧。翌早上汽車至漢，不堪留戀，定知翠被之寒，如此淋漓，起止青衫之濕，夕陽古道暮靄長堤，兩處徘徊，一聲保重。珍娘以奚僮在側，目視仲堪，仲堪遂命奚僮退。假母乃笑曰：「繡衾未暖，春意方酣，歸騎催催，離懷那遣公子。舟迎車送，猶可娛情，獨惜珍娘，恨壓三峰，泊添九曲，使老婦亦無從相解也。珍珍性又靜寂，惟排三尚與相洽，其餘姊妹行，非借樗蒲以解嘲，即噓芙蓉以遣悶。珍娘咸格不相入，公子宜速返，不然望夫台上，盼斷薰砧矣。」珍娘聞此，悲從中來，乃搥手把作嗚咽聲。

假母回顧珍娘曰：「阿媽真不解事，寸陰寸金，猶無端耽誤耶。」言已，又一笑告仲堪，謂排六有妙策，公子曷於酒間詢之。乃牽幃出，珍娘曰：「儂無多言，乞不負約，稍事停頓，恐阿媽又變了卦也。」出約指，一並以淚漬手，把交仲堪。半鉤月小，同心君子之金，一幅雲寒，纖手可人之玉，有悲情而莫訴，雖並坐而忘言。小婢邀仲堪午餐，珍娘益趨趨不願出，仲堪強曳其臂。珍娘曰：「面污梨白，眼綻桃紅，得不慮姊妹行奚落耶。頃阿媽有言，排六將設策以教公子，渠與依夙有隙，公子宜自慎。」

團團四座，離別一杯，諸姊妹次第就席，假母又親攜珍娘至。金尊滿倒，低催檀板之聲，玉勒驕嘶，斜鞞鞭絲之影。淡煙杉屋，晴日花磚。奚僮已控騎而待矣，排六忽思仲堪言曰：「公子尚作游梁想乎？何歸之速也？庖人不治，屍祝越俎而代。我非尼公子行，遠道葡萄，已勞游子，滿城桃李，況屬春宮，詎可不戰而退哉。公子與珍姊初遇，安穩棲鸞之夢，纏綿控鶴之情，水溢潭深，雲行峽黯，我故來敢絮絮，不期良緣甫締，遽掛歸帆。車兒向東，馬兒向西，那得不增人惆悵。即欲南回稟命，紀綱尚在，盡可代勞。何事輕棄功名，為此僕僕。媽不善計，珍姊肯為郎請命耶，苟慮游梁無車，媽可詢諸武貴。」

仲堪珍娘，隔座相視，以排六奇軍突出，可感亦復可詫。排六復言曰：「琵琶一記，慚愧中郎，厭故憐新，男兒慣態，公子即不至是。高堂兩老，尚肯為一婦人故，令公子腰纏十萬，騎鶴揚州耶？梓裡青廬，華堂紅燭，公子只委曲從命，而海枯石爛，地老天荒，珍姊徒標梅迨吉而已。若公子游梁，命僕人持書返閩，無論公子詞源三峽，筆陣千人，行將破壁飛去。而老人有此希望，必急遣僕人相迎，此時公子文戰告終，從容江漢，黃姑織女，借乘奉使之槎，德耀伯鸞，並舉相莊之按。果能春風得意，第一仙人，珍姊之福何如？阿媽之福又何如？一不慮停妻再娶妻；二不慮文齊福不齊。珍姊我為汝留得紫微郎，仍可與紫薇花相對也。」仲堪珍娘均投入排六羅網，萬種離愁，已化作一天喜氣矣。

此策蓋出自老麻，令假母授意排六，瀕行時始告諸仲堪。面面都圓，心心相印，不特仲堪珍娘為所傾倒，即奚僮小憩階下，亦感排六斟酌盡善。馳驅來往，安敢告勞，惟武貴未來，不知能否借轄。項將誰說，髮已終留，灰將熄而復燃，鈿欲分而仍合。人生聚散，豈意料所能及者耶。酒餘歌歇，假母已令武貴率老麻，入謁仲堪。